



# 敢想 敢说 敢闯 敢做 敢革 命 广大工农兵群众奋起 锄毒草

看到邓拓、吴晗、廖沫沙这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们心头怒火升得老高。这些家伙对党对社会主义大肆攻击，还妄想据住我们的嘴巴，叫嚷“少说一些”，去“休息”，“不要浪费时间精力”，这是白日做梦，办不到！咱们工人说话了，咱们农民说话了，咱们解放军说话了，这才是有来有往，针锋相对。只要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要你们与人民为敌，咱们工人阶级就有权抡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大棒，不管你是三拳人或者是四进士，是黑话专家，还是几家村的头头，都要跟你斗，揍得你老老实实的低低头认罪悔过为止。

以邓拓为首的这一群黑帮，简直真比大基啦。你们想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重新骑在咱们劳动人民头上拉屎拉粪，要把那些反动的“杂家”当祖宗供奉起来，还要为“杂家”作传家谱，生怕这几种宝贝绝了种。梦想割断阶级上台，劳动人民上台，要咱回到咱无天日的世界，咱们工农兵不答应！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三家在联合开了一家分店，联合反华；你们也想从中分红得利，急忙忙反党反社会主义，自以为了不起国际上的大老板，又有国内的地富反右做二老板，棒杆子挺硬，一时神气得不得了，好象天就要变了，叫嚷“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你们的家祖邓拓的算盘珠子拨错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只是一小撮，地、富、反、右再加上你们一伙，也不过是一小撮，只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还不到，你们把他们放在你们的一九一十之人民相对立地位，真是自取灭亡。要晓得，帝国主义寿命不长了，现代修正主义日子不好过了，你们这一伙经营的黑店也要倒闭了，这是不是什么“伟大的空话”，而是地地道道的反话，是英明正确的论调。中央、毛主席领导咱们劳动人民翻身了，咱们工人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扬眉吐气；咱们生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美好；咱们国家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咱们还要迈开大步子，往共产主义飞跑，要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支援世界革命。咱们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瞎子，是聋子？你们走的是那条和咱们背道而驰的道路。我们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人民战争的思想，你们要我们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

## 革命的火车头要把“三家村”碾成碎粉

社会主义制度是攻不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印把子是夺不去的，文化革命的火车头是一定要向前开的。工人阶级在生产战线上冲锋陷阵，在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也敢打敢拼

江岸机务段一四七九号机车司机长 黄义臣

我们搞兴无灭资，你们要我们继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道德。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你们就骂我们是“狂热”“发高烧”“吹牛皮”；我们要树立焦裕禄、雷锋、王杰式的英雄人物，你们搞邓拓王将相，才子佳人，把地主才子捧上天；我们坚持人民公社，打击资本主义势力，你们就煽动搞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咒骂党，攻击社会主义，你们为你们叫喊助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了官，你们为你们打抱不平，鼓励他们东山再起，“失败乃再干”。显而易见，你们是要适应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地富反右分子的需要行事的。

前几年咱国家遭到天灾，帝国主义要打咱，修正主义想卡住咱的脖子，不要咱建设社会主义，咱们全国人民高唱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偏不听毛主席的整。你们整你们，咱听咱的，咱工人阶级就争这口气。全国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为着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咱们工人阶级与天斗、与地斗、与你们牛鬼蛇神斗到底。我是个开火车的，为着和帝国主义抢时间，争速度，不怕多出力，多冒汗，一趟车拉二千多吨，三千多吨，就是四千多吨也还是拉；过去每小时跑四十公里，五十公里，现在跑六十公里——直到八十里、九十五公里。咱开车如飞，别人叫咱飞车，飞车就飞车，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有个飞劲。咱国家穷，咱就加劲建设，慢慢吞吞就要落后，落后就要受人欺负。咱的伙计们都自觉地在大门门，低手把下地干活，今天炼，明天炼，后天炼，心里炼，黑夜炼，白日炼，炼出一套又快、又准、又稳的中国的开车法。咱伙计们，身穿护门丁，两眼观天下，一心为革命，累死也不怕。咱练单手操机，高速运行，打起夜来，打翻一只胳膊还有一只胳膊开开，咱伙计练“夜老虎”本领，美国飞机能快咱速操，正正确判断锅炉汽压。咱是为革命开车，咱是自觉劳动。邓拓这些

黑店的家当也要彻底毁掉。我们执行总路线、大跃进，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更强大了，原子弹上天了，一万二千吨水压机出事了，大庆油田哗哗冒油了，大寨那年的荒山变绿了，湖北省汉丹铁路通车了……这不是党的总路线的威力吗？不是大跃进的伟大产物吗？邓拓之流牛鬼蛇神反对总路线，咱们就是坚定不移执行党的总路线，你们反对大跃进，咱们要继续大跃进。

历史的车轮是向前转的，你们气急败坏地要往后推，这只是螳臂挡车，不会有好下场的。咱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是铜墙铁壁，是碾不碎、压不倒的。

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牛鬼蛇神总是要出笼的，毒草也总是要长出来的，出了，咱们就要逮住，发现了就要锄掉。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天不怕、地不怕、不怕帝国主义，还要消灭资本主义，不怕牛鬼蛇神，还要打倒牛鬼蛇神。邓拓之流听着，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领导，无产阶级天下是翻不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攻不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印把子是夺不走的！文化领域这块阵地，我们一定要占领，革命的火车头是一定要向前开的。

工人阶级在生产战线上要冲锋陷阵，在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要敢打敢拼。牛鬼蛇神从这些台子上、银幕上、报刊上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咱们就要把那些阵地一个一个夺过来。咱炼钢铁工人不能两眼只看高压机车，还要立即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不能只管搞开炉门，低放手把，排焊排焊，赶紧紧握把杆，拿起榔头，保卫无产阶级印把子，永远高唱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原载《武汉晚报》）

## 社会主义是各族人民的命根子

路线、大跃进和社会主义的恶毒诬蔑

我们凉山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足以粉碎邓拓黑帮对总路线、大跃进和社会主义的恶毒诬蔑

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副县长 里干果各

邓拓在《燕山夜话》里骂我们的总路线和大跃进是“吹牛皮”、“说大话”，骂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荒唐”，这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我们的诬蔑有什么区别？这里我要用铁的事实，用我们凉山人民在总路线伟大红旗照耀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来回答邓拓之流的攻击和诬蔑。

我们凉山七十多万奴隶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推翻了黑暗的奴隶社会，粉碎了世世代代套在脖子上的枷锁，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解放前，凉山在奴隶制度野蛮的统治和压榨下，粮食平均亩产只有几十斤，经过民主改革，农业集体化以后，广大彝族奴隶从奴隶制到社会主义运动中去。现在粮食亩产已达三千多斤。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解放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凉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辛勤劳动，使每个县通了汽车，有了电话，修了无数的大小水车、沟渠、乡、乡都办了学校。那些都是总路线、大跃进的巨大成就，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彝族人民在万恶的旧社会里连一针一线都没有，甚至几家人连一粒盐巴都没有，经过一件好衣服。现在，我们每天吃三顿饭，穿上新衣服，过着富裕的生活。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吹牛皮”、“说大话”吗？

这难道不是

### 揭穿“三家村”这帮青年实行“和平演变”的阴谋



## 在右派军人集团指挥下采取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手段

## 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迫害华侨血债累累

## 排华暴行遍及数百个城镇,无数华侨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新华社十八日讯 自去年十月以来,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在大举反共反人民的同时,掀起了一股反华排华的狂暴逆流。他们不仅一再袭击中国外交机构和打伤中国外交人员,而且采取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恐怖手段,疯狂地蹂躏和屠杀旅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掠夺和破坏华侨的财产,封闭和强占华侨社团和华侨学校,并且会同美国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将帮特务分子迫害华侨。排华暴行遍及印度尼西亚大小岛屿上的数百个城镇,有无数华侨因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陷于极其悲惨的境地。

半年多来的反华暴行,都是在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集团的指挥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各地右派军政当局公然派出全副武装的陆军部队,掩护和协同暴徒迫害华侨。他们还为暴徒提供车辆和交通联络工具,甚至派出陆军军官在现场指挥。右派将领集团在三月十二日夺取政权后,就以政府的名义进一步推行各种排华措施。他们除了继续对华侨进行残杀掠夺外,进而大规模地封闭和强占华侨社团和华侨学校,公开与蒋匪帮合流,加紧从政治上迫害华侨,并企图进一步采取各种恶劣手段完全剥夺华侨的生存权。

## 惨无人道地蹂躏和屠杀华侨

在印度尼西亚右派军政当局的指挥和组织下,全副武装的陆军部队伙同成千成百手持刀斧棍棒等凶器的暴徒,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华侨进行野蛮的殴打、折磨和血腥屠杀。连老弱妇孺也不能幸免。右派军人和暴徒强奸华侨妇女的暴行到处发生。

去年十月,南亚齐必力埠的右派军人和暴徒强迫所有悬挂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华侨集中起来,对他们进行殴打,抢走了他们所有的财物,并且残酷地杀害了当地华侨团体的领导人温达善、黄树标、曾裕民和叶柏祥。去年十一月,中爪哇巴拉巴县华侨蔡宗桂被陆军伞兵战斗团捆去非法“审讯”后,在回家途中又被一群暴徒打倒在地下,用煤油浇身烧死。玛琅县格班然中华总会秘书谢文发,在他的商店前突然被暴徒用刀刺死。

去年十二月在苏门答腊棉兰市及其附近地区发生的一次排华暴行中,无价的华侨达数百人。华侨黄亚余被砍头而死,实打巴华侨总会领导人詹乙被连刺二十多刀后身死,有一家华侨父子五人一齐被杀,死时连咽喉都被挖出来。去年十二月在龙目岛发生的大屠杀更是骇人听闻。仅十二月三十日一天被杀害的华侨就有二十多人。华侨吴玉麟的妻子不幸怀有孕,暴徒将她和她的六个小孩关在屋内,然后纵火烧屋,母子七人都被烧死。华侨李元福的妻子被暴徒割掉耳朵和手,抢去耳环和戒指,抛入河中淹死。有的华侨被砍下头颅,有的被斩断四肢,有的被刺腹。张忠祥和张美珍是新婚夫妇,暴徒先杀死张忠祥,后奸污其妻子,最后又把她惨杀。今年一月,松巴哇岛美玛县的右派暴徒于清晨三点多钟突然把当地一百四十多户、一千多名华侨不分男女老幼全部驱赶出住所,并野蛮地加以殴打和残杀,当场就有数十名华侨伤亡。接着,其余的华侨又被印度尼西亚

\*

## 我侨委发表声明正告印度尼西亚政府

## 我国政府对华侨惨遭迫害决不会置之不顾

## 你们如果不停止法西斯暴行必将自食恶果

(上接第一版)

更加令人愤慨的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把迫害华侨的罪行,说成是因为华侨的“态度和行为”引起的。这是美言曲调,倒打一耙。广大华侨世代流居在印度尼西亚,他们是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起,共同开发印度尼西亚的田园和矿山,共同反抗过荷兰帝国主义和本国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结成了血肉相连的亲密友谊。在印度尼西亚取得独立以后,他们积极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积极支持印度尼西亚发展民族经济,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这些铁的事实,决不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抹煞得了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广大手无寸铁的

的无辜华侨进行残酷迫害以后,反过来把罪责硬栽在受迫害的华侨身上,这只能引起世界公正舆论的愤怒和谴责。

必须指出,按照国际关系准则,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保护侨胞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签订的条约还明确规定,双方要“保护对方侨民的正当地权利和利益”。现在,印度尼西亚政府不但

没有保护华侨的正当地权利和利益,反而把迫害华侨作为它的既定政策,这不仅违反了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而且背弃了它必须承担的国际义务。

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右派将领集团的指挥下,不顾国际信义,不择手段地反华和迫害华侨。这是同他们对外投意帝国主义的、对内屠杀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极端反动的政策分不开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迎合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蓄意破坏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关系。他们已完全堕落成为美帝国主义的走卒。

我们要正告印度尼西亚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政府都有责任保护自己侨民的正当地权利和利益。中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华侨遭受右派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决不会置之不理。你们如果不停止这种法西斯暴行,必将自食其恶果。

我们对于印度尼西亚广大华侨的安危时刻记挂在心,我们将向印度尼西亚受害华侨表示深切的慰问;广大华侨在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下,发扬了光荣的爱国传统,坚持民族气节,坚持与当地人民友好,明辨是非,临危不惧,团结互助,同舟共济。我们谨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国国务院分关怀印度尼西亚华侨当前的处境。中国

## 捣毁和强占华侨社团会所及华侨学校

在三月十二日右派将领集团头目之一苏哈托宣布夺取政权的当天,万隆市的右派军人和暴徒就有计划地袭击和强行霸占了当地的十三所华侨学校。他们疯狂地撕毁、践踏、焚烧在学校里悬挂的中国国旗和中国领导人象,并在墙壁上涂写各种反华标语。暴徒们还焚烧教学用具、各种设备和学生的物品。接着,各地右派当局都相继组织暴徒袭击和强占华侨学校。在马吉朗,暴徒们甚至纵火焚毁了中学学校的全部建筑物。四月五日,在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指挥下,雅加达军事当局的负责人公然发布命令,恶毒地诬蔑华侨社团和华侨学校为“颠覆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巢穴”,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宣布封闭和解散这个地区的华侨社团和华侨学校。四月六日,雅加达暴徒冲进中华中学,强迫这个学校的师生交出钥匙,以便强占这所学校。暴徒达不到的,就用刺刀对准学校师生的咽喉和胸膛进行威胁,并打伤这所学校的师生十三人。这所学校师生临危不惧,威武不屈,坚决拒绝了暴徒的无理要求。四月八日雅加达暴徒在袭击中华华侨总会的过程中,竟非法扣留这个侨团总会的职员和前来办事的华侨一百二十多人,对他们拳打脚踢,进一步进行残酷的审讯,并公然绑架总会职员黄沐林及其他华侨八人,加以严刑拷打。南瓜哇、中爪哇、东爪哇、南苏门答腊、北苏门答腊、南和东南苏拉威西等地区的军事当局,也先后下令封闭当地的华侨学校,并组织暴徒强占当地华侨社团的会所。四月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右派军人率领大批武装在东西爪哇泗水华侨社团联合会的两个办事处,暴徒们破坏和抢走了这两个办事处的打字机、收音机和各种设备,打伤了前来办事的华商会总书记郑卓亮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共九人,并且强占了这两个办事处。目前,各地华侨的教育和福利事业已遭到严重摧残。由于华侨学校几乎全部被封闭,失学的华侨学生达二十多万人,失业的华侨教师有七千多人。

## 右派军政当局公开与蒋匪帮合

## 流,更加猖狂地迫害华侨

现在,右派军人集团正在加紧利用蒋帮特务分子作为更进一步迫害华侨的工具,并胁迫华侨背叛祖国。棉兰市右派当局

\*

都有责任保护自己侨民的正当地权利和利益。中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华侨遭受右派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决不会置之不理。你们如果不停止这种法西斯暴行,必将自食其恶果。

我们对于印度尼西亚广大华侨的安危时刻记挂在心,我们将向印度尼西亚受害华侨表示深切的慰问;广大华侨在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下,发扬了光荣的爱国传统,坚持民族气节,坚持与当地人民友好,明辨是非,临危不惧,团结互助,同舟共济。我们谨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国国务院分关怀印度尼西亚华侨当前的处境。中国

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安排船只,只将那些自愿回国的受害华侨送回中国,是完全合理的。在印度尼西亚政府没有履行它所应承担的责任之前,中国政府

为了使受害华侨早日脱离苦海,决定最近期间加派前往印度尼西亚。接运自愿回国的受害华侨返回祖国。我们坚决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我国外交部长五月十八日照会中提出的各项要求,及早作出使中国政府满意的答复,使自愿回国的受害华侨能够早日顺利地回到祖国。对于继续旅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印度尼西亚政府必须切实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并立即停止一切迫害华侨的活动。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于北京

指使当地蒋帮特务分子曾少藩等人,采取种种手段胁迫华侨参加五月七日的反华“检阅”大会,但参加的华侨寥寥无几。在这次反华集会上,苏岛区际司令部参谋长詹姆斯达将代表司令讲话,公然诬蔑华侨为“第五纵队”,并威胁华侨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抉择其一”。会后蒋帮特务分子在军警的护卫下举行了反华游行,并再度袭击中国领事馆和华侨总会。最近,在右派将领集团头目的授意下,在雅加达的蒋帮特务分子、印度尼西亚陆军当局密探陈伟彬等人正在大肆活动,胁迫华侨参加所谓“宣誓效忠大会”,以配合右派军政权在雅加达制造另一次严重的反华排华暴行。

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利用蒋帮特务分子制造反华排华暴行的活动,目前正在逐渐扩展到其它许多地方。各地军政当局要蒋帮特务分子提供有关华侨社团和华侨学校的情况,要他们为迫害华侨出谋划策,并充当袭击和破坏中国大使馆、领事馆和华侨社团、华侨学校的打手。在右派军政当局的指下,蒋帮特务分子出面威胁爱国华侨不得再在华侨社团中任职,以便由他们窃取华侨社团的领导权;他们还强迫爱国华侨社团“自动解散”,而由他们另行成立伪组织,作为右派军政权反华排华的工具。

最近有种种迹象表明,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正在阴谋策划进一步大规模地迫害华侨。右派头目们大肆叫嚷要对华侨采取强制措施。纳苏蒂安在一次会议上公然提出恢复执行禁止县以下地区华侨零售商业的禁令,企图借此剥夺十几万华侨的生存权。各种右派组织和报刊也发出狂妄的排华叫嚣,“印度尼西亚大学生统一行动组织”和“印度尼西亚青年学生统一行动组织”这两个右派组织就扬言要“接管”全部华侨的财产。有一家右派报纸甚至杀气腾腾地“预言”:在印度尼西亚的“成百万中国人有被杀害的可能性”。

\*

## 附件: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全文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意,并通知:大使馆已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66)部一字第358号照会。

根据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的指示,大使拟表示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上述照会中提出的连篇累牍的理由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甚至大部分是不正确的。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侨民的事件,应该看成是愤愤的人民大众的反应,因为北京电台在广播中系统地进行了敌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宣传运动和因为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侨民的态度和行为,印度尼西亚人民大众看到和感觉到这种态度和行为是非常损害印度尼西亚人民的。

上述理由企图被利用来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表示:由于这个原因,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有责任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侨民送回中国,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不同意上述表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也不认为它本身有必要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上述照会中所提出的要求。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的政策是:对每一个要离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领土回国的华侨,不管是出于他们的自愿或者是出于他们政府的命令或政治措施,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基本上反对他们回国,一切有关离境的事宜可按照对所有侨胞适用的手续、规定和其他条例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上述说明予以深刻的关注和理解。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愿意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交部长在上述照会中所提出的办法从印度尼西亚送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是不能被接受的。这并不削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维持两国现有关系的愿望。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于北京

## 印度尼西亚右派迫害华侨的血腥罪行

自从去年十月以来,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在大举反共反人民的同时,掀起了一股反华排华的狂暴逆流。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制造了大规模迫害华侨的暴行,以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恐怖手段对华侨进行烧杀、抢掠、绑架、奸淫,并勾结蒋匪特务,从政治上进一步迫害华侨。排华暴行遍及印度尼西亚大小岛屿,使无数华侨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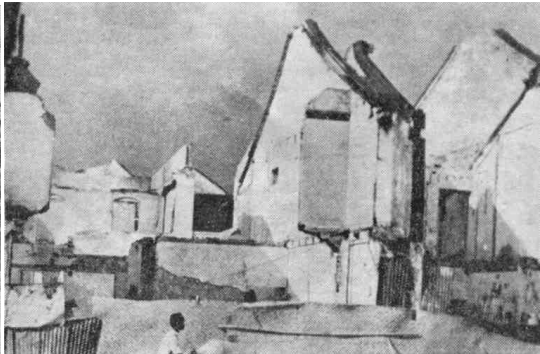
由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组织的暴徒,在西爪哇芝马圩劫掠和烧毁了华侨总会

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组织的暴徒,洗劫了在雅加达丹戎不碌港的华侨杨瑞龙的住宅。这是劫后的一片凄凉景象



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组织暴徒将中爪哇的马吉隆马华学校烧成一片瓦砾

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组织暴徒捣毁了北苏门答腊的棉兰华侨团总会,办公室被劫掠一空



在中爪哇梭罗的许多华侨商店和住宅被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组织的暴徒烧成废墟

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组织的暴徒正在疯狂捣毁加锡华侨的车辆(新华社稿)



